



熱愛美術教育

劉振源訪談紀錄



曹欽榮攝影

出生桃園八塊 美好回憶

我出生於一九三一年桃園八德，舊稱八塊。日本時代讀八德公學校六年畢業，我是三十八屆，兩班一百多人，我讀升學班。人生有四大轉折，第一，公學校畢業沒辦法考臺北工業學校，本來拜託朋友報名，需要成績單，他沒有幫我報名，錯過了考試。我暫時讀八德公學校高等科，一年後，一九四五年四月，考進桃農。戰爭結束前，被學校派去水流東（復興鄉三民村）開墾種地瓜；戰爭結束，繼續在桃農唸了一年書。

那時的八塊比現在熱鬧，我家開碾米廠；家門外大樹下有人擔魚來賣、擺攤，從客家莊擔菜來賣。霄裡是客家莊，不只霄裡，一直通到龍潭，都是客家人。

我們本來是艋舺人，阿公搬去八塊，不知什麼原因給人招贅，阿嬤不是客家是水尾人，內壢往新莊仔那條路邊有一個水尾地方。我對阿嬤的印象很好，父親有四兄弟，老大沒結婚，我父親第二，第三是劉鎮國⁽¹⁾父親劉海，在學校前開文具店，第四劉永，尪叔很孝順，人很胖，日本時代當壯丁團團長，尪叔喜歡在地方上做頭。

四兄弟發展不同，我父親跟呂家租屋。被呂家看不起，我父親奮發，去賣米；我聽父親說，他協助三叔、尪叔。三叔冬天去看牛，被父親叫回來做生意，尪叔年輕時在推輕便車。從中

壢有一條輕便道，到八德更寮腳、中壢，載貨載人。那時淡水河的船可到鶯歌的中庄和大溪，大溪之前是中庄、八塊，出口或進口，在中庄上下貨。住家前就是輕便車路。

父親小時候貧窮，阿公拿不起筆、做粗重也不行，沒法討吃。靠

我父親，他雖沒讀書，小時候就擔起一家生活。伯叔輩有結婚的三房中，我家小孩最少，也有六兄弟、三姐妹，共九位。我最小，大姊和我差三十歲，母親十五歲生大姊，四十五歲時生我，兄弟姐妹年歲差很多。

劉鎮國家有十二位兄弟姐妹，日本政府還發獎狀給他，說是增產報國。我對尪叔比較有印象，他很有威嚴，我小時候調皮，身體不算勇，常常中暑，要抓痧筋，母親抓不住我，沒辦法，就叫我尪叔幫忙，尪叔聽我母親的話，他身材好有威嚴，抓我時，我乖乖的。

聽我父親說，他小時常常隨阿公去化緣，等於是乞丐，拿著一個印版像符咒，給人印換錢，這就是化緣。父親感覺這樣下去不行，改去賣米，擔著米到處去賣。父親和我母親一起去賣米，他們很勤儉，有一點積蓄，去租林本源家族⁽²⁾的地，我們的房子就是租林本源佃農住的三合院。父親比較會打算，就在



劉振源的堂兄劉鎮國，
在白色恐怖遭槍決。
（劉志清 提供）

那裡開碾米店，買機器，糙米碾白米，賣白米。母親是童養媳。

父親四兄弟沒讀書，怪的是我學漢文卻是父親教的，他頭腦不錯，雖然不識字，《三字經》卻記在腦中。我讀日本書回來，他在米店要我讀：人之初、性本善。他唸我就讀，就像唸書歌。

我十五歲時，父親過世，留下四萬多塊要給我，我記得大哥說：這些錢可買臺北市樓房兩棟。父親很會賺錢，買很多塊地，也有辦法寄付廟的一對龍柱，龍柱還刻名字，父親在八塊很有名，名字叫劉彬。他曾經買呂家的公厝，我記得母親說，父親剛復自用，決定如何就如何，母親說別人的公厝不要買，買了會衰，他偏偏要買。我父親有種報復呂家的心理，就買下來，我記得還去種蕃薯，空襲炸壞厝，有琉球小孩被炸死。大嫂很厲害，我分到的四萬塊被她拿去臺北市民權東路開工廠。從此，我必須自食其力，這是我人生第二轉折。

北師藝術科同學 人才濟濟

桃園農校沒讀完，沒學費就去讀北師，因師範是公費，我去畫盜花打工。我們是光復後，一九四六年臺北師範第一屆招生進去，學校是現在和平東路二段的臺北教育大學。我們第一屆第一次師範學校最初創立科任，增加兩科：藝術科和體育科，普通科是一般師範生⁽³⁾。

設藝術科其名稱不是很正確，我們那一期藝術科就出現有趣的事，美術是藝術，音樂也是藝術。我們班上有兩種人：一種是對美術有興趣的人認為藝術大概是要學美術；另外一種人就是喜愛音樂的人以為是要學音樂，這個緣故班上就出了兩、三位臺灣音樂界出名的人，像林福裕⁽⁴⁾，陳石松是〈三輪車跑得快〉作曲者。他們進來上課才知道是要學美術，不是音樂。不只這幾位，像劉修吉的聲音和林福裕很像，也很愛唱歌，而且有天分。班上很熱鬧，每天都有人在唱歌，大家都很會唱，不是只有這幾位，像陳承藩（去日本讀美術回來，後來去師大教書）的兒子陳宗和，與陳德宗學美術，聲音好，和林福裕一樣，大家都能唱。

當時師範學院還沒有美術科，全臺只有北師有美術科。我以後去讀國立藝專，已經四十二歲，同學都差我二十多歲。有一位女生很有趣，那女生說：「你如果是我父親，多好。」同學喜歡聽我說現代繪畫。我從瑞芳去讀藝專夜間部，讀四年，我去讀時，已經寫了四本現代繪畫的書⁽⁵⁾。

北師朱鳴岡老師 影響很多學生

我讀北師一年級時的導師朱鳴岡⁽⁶⁾，影響我很大，那時他從杭州藝專來臺灣。這個人做人成功，大陸來臺灣能畫油畫的，

省展入選只有朱鳴岡，人窮又要養一家人，太太在臺灣，他上課講話很有道理，講一些無產階級觀念，讓我們認同，尤其我們是貧窮人，聽了認為很有道理。

他常騎腳踏車來學校，怕褲管會沾到車輪油，就摺起褲管。每次都時間快到了他才來學校，導師也要參加升旗典禮，他跑來，褲管一長一短，其他老師都穿西裝，他普通穿著。他教我們兩科：藝術概論和素描。他教藝術概論，不用書，最要緊的一點，很疼學生。我們班上同學沒錢買水彩，他自己也不寬裕，但是會拿水彩顏料給學生用。我們班上很多同學受他影響，退休後大家去中國廈門訪問過他兩次。

那時有《公論報》⁽⁷⁾，他是《公論報》美術編輯，所以他每天都要有一篇社會評論的木刻，不是社論，木刻不用再作版，可以直接印，所以他每天都要刻。他教素描，上課時，他趁大家在畫的時候，他就在刻。大約用一節課時間，他就能刻出一張版畫。他在家裡用水墨先畫好圖，用木刻雕刻出來，我常坐在旁邊看他刻。

我的素描線條像木刻一樣，一條一條，素描的線條完全是學他的。我就在那邊看，記在我的頭腦裡，一生不會忘記。畫礦工我有興趣，無產階級的生活的細節，我有興趣畫。那時他給我的印象，我們班上很多同學就是有這種思想，走共產黨這條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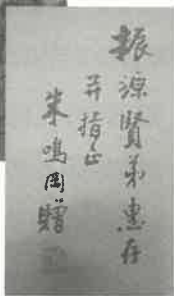
朱鳴岡影響力很大，一位宜蘭同學林和昌說我們要來去廈門



朱鳴岡的木刻版畫〈朱門外〉，被運用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，說明戰後國府來臺接收後，民不聊生景象。（曹欽榮 翻攝自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區，2009年4月6日）



劉振源的繪畫及思想受朱鳴岡影響很深，他退休後曾去廈門拜訪朱老師。（曹欽榮 翻攝）



訪問朱鳴岡，結果十多位報名。那時我們已七十歲，朱鳴岡八十三歲，他做人客氣，接待我們，當成朋友。我家牆上的字是他寫的，我還有好幾張，擁有老師作品比較多的是陳德宗，他和老師比較有來往，朱鳴岡才過世不久，活到將近一百歲。

他在北師教一年書，升二年級時偷跑回去，我們知道，他到香港，奔回去，後來在魯迅美術學院教書。他是安徽人，太太廈門人，他不會說廈門話，斯文斯文，意志堅定的人，有修養，應該有當官職，全國美術學會理事。文化大革命時，聽她太太說，有被下放，但是短短的，我知道這個人為人有修養，不可能大放大鳴，所以不會做壞，不會傷到人。黃榮燦⁽⁸⁾沒有來北

師教書，我知道這個人，還有其他人，木刻家有三個人在臺灣，朱鳴岡留在《公論報》的木刻圖應該很多。

《八年抗戰木刻集》裡有收集他的作品，他的著作有《雪泥鴻爪：朱鳴岡鋼筆寫生畫集》、《朱鳴岡版畫家 美術教育家書畫集》和在臺灣出版的《朱鳴岡書畫集》等書。

二年級，沒看到人，老師都跑了。

朱鳴岡有豐富的知識，我佩服他，不只是教你這些而已，還有很多東西。有讀書人的教養，譬如木刻，素描要學到很透徹，才可能刻下去，這很困難。要刻之前，他先畫水墨畫，水墨有深淺，細的部分很細，也是刻出來，表達得出來。讓我們感覺到，你不是只有這些，還有一大堆東西。朱鳴岡能被讚許，就在這。

同班同學牽連 一九五三年中山國校被抓

我因同班同學周源茂⁽⁹⁾的關係被抓，除了周源茂，還有李永忠，其他人都是周源茂故鄉的人，同學就我們這兩位，張潮賢不是，王清不是，和我們都沒關係，都不認識。我和李永忠，判三年，「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」。⁽¹⁰⁾ 李永忠人還在，他是泰山人，有沒有接受過訪問，我不知道。審訊時，沒有問到朱鳴岡老師的事，全班左傾，問案人不會想到這。

我是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四日，在任教的臺北市中山國校被抓，之前在新莊教書，住李永忠家，周源茂沒畢業就逃亡了，曾經到李家來找我們，就這樣牽連，被抓後，經過一年多判決確定。這是人生第三個大轉折。

周源茂逃亡，後來才被抓到。他逃亡都跑到樹林附近山裡，被抓前，我知道他在跑路。審問時，他們問我，我說同學認識而已，當然說什麼都不知道，我不是完全不知道，是不能講出來。還是挨打，雙手被打，還好沒影響畫畫。監獄裡面的難友，講起來都很有情，隨時用蛋清敷你的傷處，十幾位都是那些老一輩的，幫你敷蛋清，蛋清是最好的消炎藥，比特效藥還好。

還沒進去前，不知道綠島有關人。進去前，知道陸續抓了不少人，我進監獄才學了很多東西，才知道很多事，我沒有被送去綠島。我先送到高砂鐵工廠，再來青島東路三號、安坑軍人監獄，釋放前又送回青島東路，最後從那裡出去。

乙班沒有人被抓。李永忠很慘，他被抓，一個哥哥自殺，父親也為了他上吊自殺，更慘。我出來去看他老母，他老母當我是自己人。他多我一歲，一九三〇年（民國十九年）生，他現在過得很好，經濟情況可以。

是很尊重他。他真的是很認真，很投入。在裡面有很多書可借來看，他看我讀到一篇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。批判教材，書中都有附錄，書裡的附錄有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。周源茂說：「這篇從頭到尾我都會背。」我說：「真的嗎？不然，你背給我聽。」他就開始背，真的背起來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毛澤東的施政方針、想法，他講不馬上實行共產主義，要實行社會主義。就是要「無產階級」專政，對那些反動分子不講民主，共產黨內部才講民主。

我是這樣看，要參與政治一定要對有關的法律要了解，才不會拖累別人。政治是黑暗的，你死我活，毫無講情的餘地，對這沒了解，就不要去插手，因為你會吃虧，到時候後悔都來不及。這點我們就是被他們害到。世界上哪有「知情不報」有罪，這是一個做人，要被讚美的地方，哪有犯罪呢？這是人性修養的精華，卻變成有罪，就這點來看，這也是致使臺灣今天變成這樣子很大的原因，就是沒有是非價值、道德觀偏差了。

獄中學習藝術、漢文

我在監獄裡面遇到一位湖南人，當過縣長，他教我漢文四書，我都背起來。那位縣長給我印象很深，他要出去前，我跟他說：「我知道你不久就能出去，我拜託你一件事，去我四哥那裡，

跟他說：『我平安』，不然他不知道我人在哪裡。」他六十幾歲，很瘦，我才二十二歲。他真的去我四哥那裡，我出來時問我姻親母，她說：「有人來，有一個老人家說國語，說你平安、不用煩惱。」那個人不是只有漢文飽，他會用湖南腔國語，一個上午小小聲講課，告訴你哲理，我很佩服他，一輩子不會忘記，去幫你通報，別人怕都怕死了，通報也有罪呢！出來後我要找他，不知道他在那裡，那時他也不讓你知道住哪裡，他沒有判刑，因為在大陸做過縣長，從香港過來臺灣，沒去報告，沒去自首，沒去坦白，這樣就被沾到。

我被關在安坑，開始看現代繪畫的日文書。在監獄中專心看、想，後來才能寫出書來。獄中有遇到政治方面比較有知識的難友，紅頭仔⁽¹²⁾就比較有知識，在那裡說的比外面還清楚，都用日語大聲講啊！我們只怕抓耙仔，抓耙仔大部分是外省人，不會聽日語。我們都大聲說日語，都說得很清楚、很白，討論、又解釋。在安坑，可能是監獄主持的人比較開明，不像高砂鐵工廠。

打抓耙仔你知道嗎？早上還在睡，毯子蓋住他，別人就踢他，打抓耙仔，我曾經看過，我不曾去打人。第一我沒有什麼可讓人家報告的。

要釋放前，被安排到青島東路三號，一、兩個月後，四個人一起釋放，同案的同學李永忠，謝欽益、鄭藍埤都是樹林人，

我都不認識。這個案抓不少人，我的判決書地址：臺北市太原路一三三巷三十號是我四哥的住所，我沒有厝，很早就離開桃園。

釋放後 當兵被監控

釋放後，我到臺北大哥家住，大嫂要我去住的。她很厲害，初次遇到警察一天到晚來找，第三分局的警察被我大嫂養的飽飽，她跟警察說：「多關照一點。」以後警察就沒再來了。

當完兵退伍後，有臨時召集。那一年，和我太太結婚，二月初結婚，二月底召集令來，要一個月，我去關東橋。此時北師的同學還再聯絡，同班同學很特殊，不只愛唱歌，畢業了還寫詩，每個月都有通訊，曾國華住新營，他先蒐集文章，油印後再寄給大家，每個人都會收到《芳友》通訊。

我太太不知道軍隊有指導員，把收到的《芳友》轉寄到關東橋，這下慘了，《芳友》通訊被扣留。晚上我被指導員叫去問，每晚九點多問到十一、二點。等到召集退伍，要回家時，指導員才把《芳友》通訊還我，這下我才知道被夜訊的原因，我不敢直接回瑞芳家，先去同學家問清楚，我知道一定有什麼事，若直接回瑞芳，一定會被抓。陳石松晚我一期，在日新國校服務，他家就在後車站附近，我去他家問，有事發生嗎？因為我

曾被每天疲勞轟炸，我想問大家：有事嗎？沒有，我才回去瑞芳。

桃農好朋友 情義相挺

釋放後，桃農那群朋友請我去桃園大廟口吃飯，他們都不怕。事實上，學生時代，我人在北師，但我所看左傾日文書都是從桃農那裡來，那時不知道緊張，反正是看書，如河上肇寫的《貧乏物語》⁽¹³⁾。那時代，很多青年人、自以為進步的人都會看。唯物史觀、辯證法這些書，都是日文的。桃農那兩位和我好朋友，他們也知道，我有這樣的思想，他們沒有邀請我加入組織，沒有時間、還是時間沒到，只有拿書給我看。他們沒有被抓，算保一條命，我的事情是從周源茂這邊來的，他們也不清楚！現在事情過了，沒事！大家在一起，都是好朋友，他們不說，我也不說，大家心裡有數！

出了十幾本藝術教育的書

一九六七年，我才三十幾歲，陸續出版四本書，像日本的口袋書，我讀國立藝專之前就出版了。寫第一本書，寫稿差不多花了四年多，寫好後問三民書局、東方出版社，沒有人要印。

市面上現代繪畫書沒有中文，我寫的《西洋繪畫演變史》原來是一本，不是四本。洪瑞麟⁽¹⁴⁾說：用自己的錢出版。我說好，出一本資本多，所以分四本，封面和字自己寫。余光中看到抽象繪畫那本，寫信給我說：怎麼沒具象畫？他不知道我一本變四本，我寫的內容是一八六三年到一九六三年的西洋美術，這一百年的發展經過。

我是被關在安坑，開始看現代繪畫的日本書，看很多。日本書是三省堂書局買的，主要靠閱讀日文。寄到監獄的書都要蓋章，家裡寄來很多日本書，監獄看的書有寫時間，例如「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一日」。這本《現代美術教育》日本書



左圖 / 劉振源撰寫 1863 至 1963 年近代西洋美術，分成《印象主義》、《立體派》、《抽象繪畫》、《超現實主義》四本書，自費出版。（曹欽榮 攝影）

右圖 / 劉振源寫過十多本美術書籍。（曹欽榮 攝影）

是昭和二十八年出版，託我四兄跟三省堂訂購。監獄裡只有我在讀藝術的書。一九六三年已出獄，讀了很多書後，變成寫書的人，教書也需要這些知識。以前我很愛讀書，到臺北三省堂書局買一本書，坐車到瑞芳已經看完了。

我寫了十多本書，談美術教育，自己印不會虧錢，有來自香港、新加坡、印尼的訂購單。這本《造形教育：兒童畫美學腦力的開拓》是創作，談兒童畫，大家說兒童畫不是藝術，我主張說是藝術，原因寫在這裡。我分析西洋美學，建立兒童畫美學。其理論基礎是建立在中國早就講：空、無的境界，老子說的。我對教小孩畫的見解是，採取老子的「無為」的看法，不教小孩畫的技巧，無為而為，鼓勵小孩，興趣出來，自己去發揮，很多美術老師會看我的書，會拿去用。我知道這本書水準很高，用到老子、佛禪的境界來演譯兒童畫。

我想我在美術教育做過很多事，社會沒有認同，我那本《造型教育》書裡闡述的兒童畫美學，都是我創造的理論，但是沒人知道。別人反而在幫我出版，認為有價值，我不收稿費。我畫礦工都是地方文化，對歷史有一個交代，礦工穿什麼衣、如何工作等，是那個時代礦工生活的見證。這些圖以後如何處理有待商討，個人收藏是可惜，地方政府文化機構來保管最好。

劉振源：這本書是創作，談兒童畫是藝術。
（曹欽榮 攝影）



晚年人生 好好過日子

教書時沒有和難友來往，我關三年比較早回來，沒有接觸難友團體。沒有參加任何受難者的會，如促進會、互助會，我不曾參加。本來就不打算參加，我做愛做的事，畫圖，愛寫書。

我的小孩來臺北讀建中、附中，我太太兩、三天就從瑞芳來臺北，我說，這樣不行，我們才來永和買厝；頭一次買在臺北民族東路，給小孩讀書住，後來改買永和。太太、小孩一起住在永和，已經三十多年。我自己的婚姻，我的書裡有寫，說不上特別，人生就是這樣吧！已過世的太太生三個男生，我之前有一女一男，一共生了五個小孩，人生就是這樣過。五個小孩都有來去，有內外孫五個。

太太、小孩都知道我被關的事，之前不知道，要結婚時，我就讓她知道。不然說我騙她，女人對你信任、滿足，她就好。

所以我對我太太盡心，很顧她。我是熊、是虎，妳都不知道，就敢嫁我這種坐過牢的人，對這個女人你可以不忠嗎？不行！結婚時我打定主意，我絕對要顧妳一世人。我真的顧，我賺的薪水一毛都不用，我整本子儲蓄簿都交給她。我要教補習、升學班、才藝班、出書，賣力教書，我開文具店、送貨、賣參考書，錢就用不完了。

最放鬆就是退休後，那些書寫好了，我覺得人生這個時候最快樂，因為沒有壓力。我跟兒子講，別人的孩子我教得很好，自己的孩子沒有時間教好，原因不是我不教，是那個時候爸爸要做的事，有比要教你們更要緊的事，養你們、要顧你們生活，沒時間教你們。他們也看到，沒日沒夜，為了養一個家，我都靠自己，責任會很重。

寫完書後，了結一件心事，人生到現在放鬆了一口氣，可說也感到幸福，沒人管，沒有生活壓力。只有小煩惱，只有擔心小兒子，他十七、八歲時，海山高工沒畢業，精神分裂住在療養院，四、五十歲了。這房子登記給他，都安排好，經濟上沒問題。

連納骨塔都買好，叫我小孩買七個，買在瑞芳。我也好，一結束，打一通電話，生前契約，以後的事都準備好，現在每天好好過日子，沒煩沒惱。

紀錄礦工勞動階層，洪瑞麟以外就是我。認識洪瑞麟，是因

為他女兒是我的學生。我到瑞芳教書，第一次擔任班導就遇到洪瑞麟女兒，洪瑞麟的名字我早就知道。我一看是洪瑞麟女兒，我跟他女兒說：「跟妳爸爸說，哪一天妳爸爸方便，讓老師去訪問妳父親。」洪瑞麟在礦坑當礦長，想到他，臺灣真的很悲哀。我是北師第一屆藝術科，那時有資格來教我們的老師，像洪瑞麟、張萬傳、廖德政這些人，都沒辦法進來學校教書，都給校長唐守謙從福建請來的人教，那些老師只大我們兩、三歲，



劉振源喜愛以繪畫紀錄礦工勞動的身影。
(曹欽榮 翻攝)



實際的修養也沒贏我們多少，我們班上同學，省展入選好幾位，那些老師還沒辦法入選。

臺灣人 中國人

現在有一個很大問題，臺灣現在有中國國民黨，臺灣人接受大陸式教育，最糟糕的是不注重人格教育。讀書做什麼？我小時做錯事，父親一句話就過來：「你是讀書人怎麼可以這樣做！」意思說：做人比讀書重要。讀書的目的是要學會做人，不是認識字、學知識，會做人才是能人。這個是教育偏差。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公民生活教育都不見了，最早是由宋楚瑜當省長開始作壞榜樣，和李登輝總統作對，沒大沒小，亂講話不負責。而騙人（民）認為是應該，維持政權最要緊。認為騙人是小事，政權拿到是大事。其實不是這樣！政權事小，不能騙人，要緊的是做人。人人都有正義感、誠實、正直，社會就會安定。

我也很看破，在人生的最後一段，有時我很不願意當中國人，覺得見笑！做臺灣人還可以，做臺灣人至少我們沒有騙人，生來就是臺灣人。說中國人很見笑，因為怎樣？主要是這個民族沒有人性。從整個歷史看下來，就是一部爭權奪利、沒有人性的歷史，每一朝代要換，不是從正義去換朝代，是利害關係傳

下來，沒有靈性或人性，所以中國人很見笑，真正說起來當皇帝就這樣，每一朝代都這樣。

胡適之在勵志社演講說了一句：「中國文化沒有靈性！」還得了！引起他在文化大學當教授的學生，罵胡適。誰替他講話？是李敖，那時才二十幾歲，在《文星》雜誌寫一篇文章〈給傳統主義者看看病〉，〈再給傳統主義者看看病〉，兩篇連續，引起文化大論戰。他們那些人說：好的東西要保留、壞的東西要去除。李敖說：哪有可能，好壞全部要。對啊，他說的有理。文化大論戰，我感覺胡適說的沒錯，他研究歷史，看到真的沒有人性的歷史。像馬英九說的一些話，他自己是什麼身分都沒有想，亂講話，他的身分不能講的話，也要講，不能做的事，他也要做。重要的是不誠實，騙人不當一回事。



圖為「樹林三角埔隱蔽基地張潮賢等案」上呈蔣介石的簽條之一。張潮賢、周源茂、黃家猶等3人被處死刑。

註 /

- 1 劉鎮國（1926-1951），桃園八德人，涉1951年「省工委桃園徐木火等案」，1951年8月28日被槍決。參見〈取名志清的血淚故事：劉登科訪談紀錄〉、〈不畏艱困 逆游而上：劉志清訪談紀錄〉，收錄於《重生與愛：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》（桃園市：桃縣文化局，2014.11）。
- 2 林本源家族，指臺灣五大家族之一板橋林本源家族，「林本源」是林家商號之一，林家來臺第一代林應寅攜長子林平侯於1784年渡海來臺，落腳臺北新莊，林平侯經營米、鹽，遷居大溪，擁有桃園數千甲土地。
- 3 北師，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，創立於1896年，戰後更名為「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」，簡稱「北師」，1947年增設體育師範科及藝術師範科。受訪者稱1946年北師增設兩科，與該校網站記載有出入。
- 4 林福裕（1931-2004），臺北木柵人，臺灣作曲家、音樂教育家。曾任臺北市福星國小教師，拜師呂泉生，成立臺灣第一個兒童合唱團。辭去教職後，與友人組成「幸福男聲合唱團」發行唱片、成立唱片公司；曾創作〈綠油精〉、〈乖乖〉等知名電視廣告歌曲；晚年創作臺語歌謠。參見「臺灣音樂群像資料庫」網站：<http://musiciantw.ncfta.gov.tw/list.aspx?p=M074&c=&t=1>（2015年7月9日瀏覽）。
- 5 指劉振源編著，1967、68年陸續出版近代西洋美術全集1-4：《印象主義》、《立體派》、《抽象繪畫》、《超現實主義》。
- 6 朱鳴岡（1915-2013），中國安徽人，魯迅美術學院榮譽終身教授。1946年初應聘來臺，任教臺北師範，1948年秋赴香港。
- 7 《公論報》，1947年由李萬居（1901-1966）所創辦並擔任社長，是臺灣早期對施政具有強烈批判性的報紙。1961年轉賣予聯合報系，改組為《經濟日報》。參見「新頭殼」〈李萬居與新聞自由-《公論報》在戰後報業發展史的角色〉（呂東熹撰）網頁：<http://newtalk.tw/opinion/view/2237>（2015年7月29日瀏覽）。
- 8 黃榮燦（1920-1952），中國四川人，版畫家。1945年底從中國來臺，涉「吳乃光案」，1952年11月19日被槍決。黃榮燦於二二八事件之後的代表作《恐怖的檢查》版畫（原作由日本神奈川縣立美術館收藏，曾於臺北228紀念館展出），已成為二二八事件視覺典例。另參見橫地剛著，《南天之虹》（臺北市：人間出版社，2002）。
- 9 周源茂（1929-1956），臺北人。被捕時為臺北師範三年級學生，與受訪者同案，1956年5月23日被槍決。
- 10 該案有：張潮賢、周源茂、黃家猶、王清等4人被槍決；周來福、劉鎮福等2人判刑15年；周清水、鄭藍長、張瑞鐘、吳添丁等4人判刑12年；張瑞風被判7年；鄭壩被判5年；李永忠、劉振源、謝欽益、鄭藍坤等4人判刑3年；張德本被判10個月；其餘王天送、劉進發、鄭藍烟、張旺、鄭枝爐、蘇木貴均以不付軍法審判或不受理，計23人。有關王忠賢與張潮賢關係，另參見鍾興福著，〈採訪後記〉，《無奈的山頂人》（臺北市：書林，2010），頁228-247。
- 11 該案張潮賢、周源茂、黃家猶等3人，於1954年10月18日判決死刑確定，1956年5月23日執行槍決；王清1人於1955年9月20日判決死刑確定，1956年9月21日執行槍決。
- 12 即一般所稱「紅帽子」的臺語俗稱，指思想傾向共產主義的政治犯。
- 13 河上肇（1879-1946），日本經濟學家、作家、社會運動參與者，學術專長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，著有小說《貧乏物語》、《第二貧乏物語》。沒收、或讀《貧乏物語》記載在白色恐怖的某些判決書裡。
- 14 洪瑞麟（1912-1996），臺北大稻埕人，畫家。曾受石川欽一郎指導、習畫，以礦工作為畫作題材。參見臺灣網路美術館：<http://web.moc.gov.tw/tdg/12/start.htm>（2015年7月9日瀏覽）。



圖為「樹林三角埔隱蔽基地張潮賢等案」上呈蔣介石另一份簽條。

採訪時間	採訪地點	主採訪者	說 明
2015 年 6 月 18 日	新北市永和區劉宅	曹欽榮	本計畫

另參考 / 一、2008 年「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採訪計畫」；二、劉振源著，2011 年自費出版《我的一生：狂流中的孤葉——一個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自述》。

錄音轉文字稿 / 曹欽榮

文字稿整理 / 曹欽榮

修稿 / 劉振源、曹欽榮